



# 百年

1900 ————— 2016

# 中国儿童文学

The Chronicle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for over a Century



王泉根 —————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CHILDREN'S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 编 年 史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  
编年史

1900

2016

王泉根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 / 王泉根著. —长沙 :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562-3591-9

I. ①百…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儿童文学史  
IV. ①I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3292号

BAINIAN ZHONGGUO ERTONG WENXUE BIANNIAN SHI

#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

总策划: 吴双英 聂欣

责任编辑: 畅然

装帧设计: 陈筠

质量总监: 阳梅

出版人: 胡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 410016

电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0731-82196313 (总编室)

传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0731-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刷: 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张: 52

字数: 1006千字

版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9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 鲁迅箴言录

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

——鲁迅《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儿童》，1933年

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现在提出这问题，盖亦知易行难，遂只得空口说白话，而望垦辟于健者也。

——鲁迅《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1933年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以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

——鲁迅《且介亭杂文·看图识字》，1934年

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地发荣滋长的。

——鲁迅《〈表〉译者的话》，1935年



## 作者简介

王泉根，文学评论家、散文家。1949年7月生，浙江绍兴市上虞区人。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大学特聘教授。终生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学术兼职：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亚洲儿童文学学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儿童文学的教学研究，以及中国文化研究。著有《中国儿童文学概论》《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王泉根论儿童文学》《中国人姓名的奥秘》《中国姓氏的文化解析》等十余种著作，以及散文随笔集《北京的“学术气场”》《王泉根散文精选》等。曾获国家图书奖（2001）、首届（1995）与第三届（2003）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曾先后指导1名博士后、29名博士生（其中6人来自日本、新加坡以及台湾地区、香港地区）、50名硕士生（1人来自泰国）。

##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 编年史》

1900

2016

### 的意义与体例

世界文明是多元互补的，世界六大文明只有中国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中国文明造就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与文学，凝聚起全民族共同意识的精神情绪。这种精神情绪来自共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忧患经验，共同的人文创建，共同的审美情怀。这种精神情绪正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精神源头与美学基础。

中国儿童文学有其自身的历史资源、文脉传承与审美艺术追求。中国近现代百余年来儿童文学则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最快、艺术变革与成就最为突出的历史时期。《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起自1900年，止于2016年。1900年，梁启超疾呼“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拉开近代中国醒民育人的大幕；2016年，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将中国儿童文学推向了一个让全世界仰视的高度。将这样两个标志性的文学史事件作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的起止节点，这是否是历史逻辑选择的必然？经过百余年来五代作家的艰苦奋斗与智慧创造，今天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儿童文学大国，并正在向强国迈进。中国儿童文学真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考察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的前世今生，尤其是近百年以来的发展历史，已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极具学术价值与精神史意义的课题。

## 一、如何理解中国儿童文学

在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术版图中，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相对显得年轻、单薄。如果从知识考古的角度考察，大概要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才开始出现“儿童文学”这一名词。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儿童文学”这一名词出现之前，中国是不存在儿童文学的。如果这样认为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在“人”这个字没有出现之前是不存在人的？当然不能这样说。人类对人自身、对文学、对儿童文学的认识都是渐进的，逐步发展起来的。这就如同人不是先有了“人”这个字以后才做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也不是先出现了“文学”“儿童文学”才有文学与儿童文学一样。

我曾在《中国儿童文学史论》一书中提出过考察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如下观点：

（一）文学的概念是发展的，如同人不可能是搞清了“人”的定义之后才做人一样，文学也不是先有了“文学”这一定义，才出现文学。文学的要义是渐进的、发展的，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理解。

（二）文学是一个“类”词，如同“水果”是一个类词一样。水果包含着苹果、桃子、李子、杨梅、樱桃等种种具体的果品，因而只要有具体的果品存在，就有水果存在。文学也是如此，文学包含着小说、散文、诗歌、童话、寓言等多种具体文体，因而只要有具体的文体存在，就有文学的存在。由此观察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古代有童谣、童话的存在，自然有儿童文学的存在。

（三）文学的发展，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是必然途径。对文学的理解，既有作家文学，也有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是整个文学的组成部分。因而可以说，只要有民间文学的存在，就有文学的存在。中国儿童文学也是如此，只要有民间儿童文学的存在，就有中国儿童文学的存在与发展的前提。

正是据此观点，我在《中国儿童文学史论》一书中明确提出：唐代段成式（803—863）的《酉阳杂俎》是中国第一部童话，这部书中的《叶限》是世界上最早用文字记载下来的“灰姑娘型”经典童话，比法国贝洛（1628—1703）于1697年所搜集发表的《鹅妈妈的故事》中的《灰姑娘》要早830多年，

比意大利巴西尔记载的灰姑娘故事也要早七八百年。我又提出，明代吕坤（1536—1618）的《演小儿语》是中国最早的民间儿歌集，也是中国第一部儿歌专集。我还提出，世界上第一部儿童文学图画故事书是明代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刊印的《日记故事》，这比捷克杨·夸美纽斯（1592—1670）编写的儿童插图读物《世界图解》还要早。

事实上，周作人在1914年发表《古童话释义》一文，就提出了中国童话古已有之的观点以及正确评价古代民间童话价值的问题。周作人认为：“中国虽古无童话之名，然实固有成文之童话，见晋唐小说，特多归诸志怪之中，莫为辨别耳。今略举数例，附以解说，俾知其本来意旨，与荒唐造作之言，固自有别。”他列举唐代段成式撰《酉阳杂俎·支诺皋》中的《叶限》《旁缶》与晋代郭璞撰《玄中记》中的《女雀》三篇作品，证明我国早已有“成文之童话”；并提出发掘古代民间童话遗产“当上采古籍之遗留，下集口碑所传道，次更远求异文，补其缺少，庶为富足”。

中国儿童文学虽然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资源与自身的民族文脉传承，但进入20世纪以后的儿童文学，则是全部中国儿童文学历史中发展最快、内涵最为丰富，也最需要文学史家加以研究与大书特书的篇章。

如上所述，当历史进入1900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出现“儿童文学”这个名词。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已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世界儿童文学大国。据统计，2016年中国出版的少儿图书品种达4.36万种，总印数7.78亿册，约占全国全部出书品种的10%。而在少儿出版的4万多种图书中，最具影响力、号召力与占市场份额最大的正是儿童文学，特别是一批优秀儿童文学畅销书，如《草房子》销量已超过1000万册。与此同时，2016年的儿童文学图书总印数占比已经在整个文学图书中突破50%，也就是现在全国出版的文学类图书，儿童文学占了一半。

从1900年到2016年的这一百多年间，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考察研究百年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极具学术价值与精神史意义的课题。

百年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是与中国社会文化、中国文学同步发展演进的。

从1900年到2016年，中国社会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同历史时期，百年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生存状况、发展变化既受文学内部规律和文学普遍性思潮的影响与制约，又受文学的外部因素，尤其是社会历史的规范、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百年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思潮、审美理想、艺术追求与理论批评体系，既与百年中国的整个文学具有同一性，同时又有其特殊性。毕竟儿童文学是一种基于童心的写作，儿童文学在自身的美学精神、价值承诺、文体秩序、艺术章法乃至语言运用等方面，必须满足于“为儿童”并为儿童所接受的需求。百年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正是在同一性与特殊性、时代性与儿童性的交互规范、影响下不断探索前进，并由此形成了百年儿童文学以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思潮；进入新世纪，呈现出多元共生、百花竞放的景象。

## 二、编年史的意义

文学编年史是记叙文学的历史，是文学史的另一表达方式。进入新世纪以来，运用“编年”体例编撰文学史成为学界的一大热点。稍早有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刘跃进著的《秦汉文学编年史》、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陈文新主编的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近几年则有於可训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当代卷”（2006），张大明的《中国象征主义百年》（2007），张健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2012），钱理群、吴福辉、陈子善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2013），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三部编年史著作，即刘福春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卓如与鲁湘元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和张大明的《左翼文学编年史》（2013）等。这些编年史的出版，对于推动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丰富现当代文学史史料，深化现当代文学诸多问题的探讨，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年份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导引路线图，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拓展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

儿童文学是整个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与具有自身独特艺术价值的重

要组成部分，很难想象，一部文学史如果抽取了儿童文学将会如何？那就如同一个家庭只见大人不见孩子没有希望与未来。由于多种原因，国内出版的文学史著，包括上列多种现当代文学编年史，均不舍儿童文学，最多只是偶然涉及引例，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研究的一大遗憾与缺失。

而实际上，百年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经由几代作家以极大的艺术匠心前赴后继的创造性劳动，已在世界儿童文学艺术之林中树立起了充满鲜活的中国特色与审美趣味的艺术华章，产生了叶圣陶、冰心、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孙幼军、曹文轩等这样足以显示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已经达到的水平的标志性作家，以及一大批各具特色的著名儿童文学小说家、童话家、散文家、诗人、戏剧家、儿童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他们艰苦卓绝的艺术创造所获得的我们民族的原创优质儿童文学，早已成为润泽化育数代中国孩子的精神食粮。这一不争的事实，用不着再作任何解释。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儿童文学正迎来空前繁荣的时期。从大范围看，我国的少儿出版已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整体规模最大的时期，成为我国出版业成长性最好、活力最强的一个板块。全国 583 家出版社中，参与少儿出版的超过 500 家。上已述及，现在我国每年出版的少儿图书品种已由 10 年前的 1 万多种增长到 2016 年的 4.36 万种，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少儿出版大国。

2016 年 4 月，曹文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荣获被誉为“小诺贝尔奖”的国际安徒生奖，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此殊荣。曹文轩在获奖感言中，充分表达了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自信：“获得这个奖项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我个人的文学创作生涯的鼓励，更重要的意义是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儿童文学就是具有国际水准的儿童文学。它不是颁给我个人，而是颁给中国儿童文学，我更愿意从这个层面去理解获得这个奖项的意义。它将会改变我们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很多看法，譬如长久以来对我们作品的不自信，认为中国的儿童文学跟世界还有巨大的差距……或许可以说，这个奖项的获得终于验证了我多年前的看法是正确的，那就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水准就是世界水准。”

一方面中国儿童文学正进入黄金时期，少年儿童对儿童文学的刚性需求、

阅读推广活动的持续开展、中小学书香校园的建设、出版社对儿童文学“求大于供”的现状，使儿童文学迎来了空前的活跃。但同时，也使儿童文学的出版降低了门槛，带来另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儿童文学同样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跟风模仿、千篇一律、速成注水的现象，缺失“自己的美学”。

因而在当前这样一个儿童文学空前繁荣而又问题并存，“文学史观”被激活、文学史书写作正在走向多样互补的时期，展开对于百年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历史事实进行系统的钩沉、清理、考辨工作，这对于以史为鉴，弘扬中国儿童文学的优秀传统，吸取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坚持儿童文学作家的责任意识，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讲好中国故事，激励和引导民族下一代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打牢实现“中国梦”的思想基础，也就越来越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认为编撰一部有充分质量与价值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1900—2016），对于回顾、探究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与艺术成就，用以承前启后，借鉴历史，促进新世纪儿童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同时对于丰富中国文学史研究，开展中外儿童文学交流等，发挥其学术意义与价值，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出版价值与现实意义。

### 三、关于编写体例

用编年史的形式书写百年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历史，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没有先人与时贤的东西可以借鉴，只能自己摸索着行进。经过反复思考、比较，本书提出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的编写体例，分列为以下数端：

（一）《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以儿童文学史实发生的年、月、日的先后为基本叙述顺序，收入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艺争鸣、社团流派、文学交往、文学会议、作家生平、作品发表、理论批评、文学报刊沿革、文化和文学政策的制定与沿革，以及与文学发展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件等背景材料。因而举凡重要儿童文学会议（年会、研讨会、笔会、新

书发布会)的召开,文学评奖的公布,文学传媒的创办与活动,重要文学作品的首次发表,重要文学理论著作的出版,重要文学观点的提出与争鸣,文学焦点、热点问题的出现,文学对外交流活动的展开,文学成果的展示,以及其他值得关注和需要录以备忘的儿童文学现象,都属于文学编年史需要加以捕捉、记录的对象。这属于儿童文学的“内部研究”。

编年史虽然不直接研究文本与作家,也不展开文学话题的具体解读,但它通过一事一记,逐年、逐月登录的形式,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儿童文学生产的文化语境与外部环境,了解作家与传播、作家与评论、作品与读者、作品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及现实氛围,从而更深入全面地了解文坛的现状与走向。由于编年史记录的是具体、真切的人与事,是文学的活动的行动与细节,因而通过“编年史”这种别致形式,可以使相对枯燥、板滞的文学研究变得生动、活泼起来,从而为学术生产注入新的意蕴、新的气象。

(二)用系统论的观点考察,儿童文学与所有文学一样,是一项系统工程。儿童文学的系统工程,包括以下环节:第一,从作家到作品的生产过程;第二,作品成型后的传播与扩散过程。文学作品的现代传播的核心手段是图书出版与报刊发表,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的在线阅读影响越来越大;第三,社会对作品的反馈,即社会、读者对作家作品的批评;第四,作品的永久传播、推广的过程。现代社会文学的永久传播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作品进入校园,成为课程资源与学生课外阅读和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

进入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系统工程建设的特征与作用愈显突出与重要,儿童文学已不再仅仅只是作家与评论家之间“文学圈”内部的事情。少儿图书出版行业的每一次变革与转型,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每一次课改与教法,官方、民间多种形式的阅读推广举措,外来文化的渗透与交流等等,无一不在影响甚至制约着儿童文学的前行姿态。因而用系统论观察与探究儿童文学,这不仅是一种观念,更是必须践行的研究方法。

正是基于“儿童文学系统工程建设的观念与方法,自然而然,《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需要记录与儿童文学有关的出版传播、学校教学、阅读推广、对外交流等方面的事项,这可以说是儿童文学的“外部研究”。

(三) 准确性是“编年史”的生命,也是其价值所在。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今天的文学编年史自然将成为后人研究今之文坛的重要参照,所以编年史必须准确无误。“准确”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记录眼光的准确。文坛事象五花八门,大小,错综复杂。因而编年史需要用一种高屋建瓴、全局在胸的“史家”眼光,比较选择,以使记录下来事象确实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文学行动的本质,倘若事无巨细,一概收纳,那就失去了文学编年史的意义。显然,编年史记录的是儿童文学文坛的大事、要事,需要加以关注或值得录以备忘之事。如何判断儿童文学文坛的大事、要事、必须记录之事,这对记录者本身显然是一种是否具备“史家”眼光准确性的检验。

准确性的第二层含义,是指被记之事的\*\*事实准确性\*\*,被记之事必须准确无误,包括事件本身的时间、地点、人物、经过、结果等。叙事的准确性既是对文学史现状的负责,也是对读者与历史的负责。凡是准确的、负责任的“文学编年史”,自然是值得读者信赖的,也是值得后人参考的。

(四)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记录的范围始于1900年,止于2016年。编年史所记之事力求贯彻所记事象的事件重要性、事实准确性原则。凡记之事,一般只做客观叙述,不做主观评价。文字简明,讲清即止。编年史采用编年体方式,一事一记,逐年、逐月登录。有的事象或因延续时间较长,或因确实查不到确切月日,或是需要特别关注的,则采用“本年”的格式,统一登录于这一年的最后部分,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五) 编年史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所呈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儿童文学前所未有的丰富性、生动性和多样性,因而编年史的显著优势是详尽。其实,在百年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60余年,作家作品、评论研究以及文学活动等,比之1949年以前的现代时期不知要多出多少倍;而新世纪前后以来的最近20多年,比之前40年,也不知要多出多少倍,在量的意义上,那更是1949年以前的现代时期几十倍之多。但历史就是如此,越是眼前的似乎越不足道,越是丰富就越显庞杂,其价值也就打了折扣。历史当然并不是过去的全部,所谓历史就是过去保存下来的东西。能够保存下来,

如何保存下来,这就是历史的方法。编年史之于其他文学史的不同之处正在于,它最大可能地保存那些尚无法断然取舍的过去发生的事实,对历史做尽可能客观、丰富的记录。

由于上个世纪初叶及至五六十年代资料查阅的困难,因而这一时段的编年文字相对要简约一些。比较而言,八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后,资料相对易找,因而纪事文字也稍多一些。之所以八九十年代以后的编年纪事较前稍详,系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其实这些资料查找也很不容易,同样极费心力,现在如不趁机详录,再找恐亦不易;第二,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十年、二三十年后,再要收集现在相对易得的资料,势必十分困难,因而这样做也是为后来者着想,对历史负责。

(六)编年史本身自然有所取舍,也难免遗漏,但这并非对百年以来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历史事象做简单的罗列,而是经过审慎的取舍提炼、去芜存菁。在整个编纂过程中,必须坚持和强调“编年史也是史,而且应该是信史”的编纂理念。既然是写史,撰写者自然需要“史胆”“史识”和“史笔”,要求材料的筛选、编排,结构的设计,文字的表述,均要能够体现出撰写者的历史眼光、文化担当、社会责任与卓越的史家用心,勉力勾画出一幅眉目清晰、形貌完整、可以传世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地理图志”与“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

(七)关于年份标写。由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的时间跨越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段,而这三个时段的纪年方式又各不相同,晚清以帝王年号纪年,民国以民国某某年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公元纪年。为了既尊重历史,又相对统一,《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的纪年方式采用三种形式:

晚清以公元加帝王年号纪年,如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民国以公元加民国纪年,如1912年(民国元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则完全以公元纪年。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  
编年史

1900

2016



■ 序言：《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的意义与体例 \_\_\_\_ 1

001	—	1900 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005	—	1901 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008	—	1902 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013	—	1903 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020	—	1904 年（清光绪三十年）
026	—	1905 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031	—	1906 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036	—	1907 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041	—	1908 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046	—	1909 年（清宣统元年）
052	—	1910 年（清宣统二年）
055	—	1911 年（清宣统三年）

| 晚清以公元加帝王年号纪年